

盗图贼

the map thief

谁偷了郑和的世界地图？

[美] 希瑟·泰洛尔 (Heather Terrell) 著

李鸿飞 译

盗图贼

The Map Thief

谁偷了郑和的世界地图？

[美] 希瑟·泰洛尔 (Heather Terrell) 著
李鸿飞 译

中国地图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图贼 / (美) 希瑟·泰洛尔著; 李鸿飞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220-668-7

I. ①盗… II. ①希…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029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5189

The Map Thief by Heather Terrell

Copyright © 2008 by Heather Benedict Terrell

Map copyright © 2008 by David Lindroth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ig Apple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盗图贼

出版人: 田 辉

作 者: (美) 希瑟·泰洛尔

译 者: 李鸿飞

责任编辑: 李 刚

策划编辑: 禹成豪 吕夏乔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bh1985@126.com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晔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40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668-7

定 价: 29.80 元

作者的话

不久前，我的哥哥柯雷问我，是否听说过明朝的郑和将军，我回答说没有时，他很惊讶，毕竟我们两个都在中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而郑和在中国是一位极具传奇性的人物。

柯雷向我解释，15 世纪初期，郑和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其造船技术远胜同期的欧洲，相形之下，欧洲人建造的船，简直就像浴缸里的玩具。这支强大的远洋船队引起了很多讨论，有人甚至认为郑和发现世界的时间比欧洲知名的探险家还要早近百年。

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于是读了许多有关郑和的书籍。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不论在抽象或字面上的意义都一样：他是穆斯林又是太监，还是大明王朝永乐皇帝的近臣，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远洋船队总指挥。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郑和了解甚少，因为郑和将军最后一次航海探险回来后，中国的宣德皇帝不仅下令禁止海上活动，还下令摧毁所有之前航海探险时留下的资料，违者一律处死。

我不禁好奇起来。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呢？郑和将军的庞大船队有可能已经发现了世界吗？他的成就不为人所知，难道都是因为他的探险发现，被皇帝一时兴起全给销毁了？

于是我全身心投入对中国明朝和欧洲大航海时期的研究。

在研读这个时期的世界地图时，我发现了一些神秘而有趣的现象。有几张欧洲最早的世界地图——标示的年代都是 15 世纪中期或以后——上面绘出的陆地和水域，是直到几十年后才在欧洲人正式宣布“发现”了它们的：

一四五七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绕过非洲南端海岬的三十年前，热那亚的世界地图上已经画出可航行的非洲海岸，并且地图上显示，这条航线能通往东方大陆。

一四五九年，一位名叫弗拉·毛罗的修士，绘制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上的非洲是一块四面环海的大陆，并且地图上还显示，绕过非洲最南端的海岬便可到达东印度。这也是在迪亚士地理大发现的三十几年前，距离达·伽马航行到印度，更已有四十年的时间。

一五零七年，地图师马丁·瓦德辛穆勒画了一张世界航海图，显示出美洲也是四面环海的大陆，西岸有许多高山，并且与亚洲隔海相望。而十五年后，费南多·德·麦哲伦才完成太平洋之旅。

这只是少数几个例子罢了。

我的想象力开始漫天飞驰：会不会有一小部分的郑和航海资料逃过了劫难，并流传到了欧洲？而且这个逃过一劫的艺术品，会不会就是一张地图？当然我不是第一个这么猜测的人，于是《盗图贼》一书就这么诞生了。

我在书中创造了一张地图，一张中国于十五世纪绘制的记载郑和船队远航探险路线的航海图，并且假设这张地图能够回答有关欧洲早期世界地图，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各种疑问。

没错，当我极力以小说体裁来解开历史的谜团时，根据故事需要，我必须灵活运用一些历史资料：比方说我改变了达·伽马航海时发生的某些事件的时间，比如把发生在后期的事件移到他首次的航海探险中，再比如为了营造戏剧效果，我刻意强调了达·伽马的个性和航海动机，永乐皇帝的性情也是。

虽然《盗图贼》试图以小说的方式来破解真实的历史谜团，但这个故事想说的却是：一件物品的力量，足以反映真实的历史及其创造者的隐私。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才是艺术品和历史真正的主人，谁又是窃贼？



1 1424年·夏 中国—蒙古大草原

——三十万明朝大军整齐的步伐撼动蒙古大草原，沉重的铁骑将大草原干涸的地面踏出无数裂缝。

毫无半点预兆，草原上陡然异常安静——三十万人马早已迅速分散开来，身穿金甲的高大身影策马奔向队伍前方——他就是大明王朝的真命天子、永乐皇帝——朱棣。

他知道，他本不该这样毫无戒备地在大草原上肆意奔驰，他本不该让凡夫俗子如此轻易便窥见龙颜，他本应该身处重重保护之内。但他热爱征杀，即便他很清楚，这次征讨蒙古叛将可能是他此生最后一战了。

不过他依然相信，上天会站在他这边的，一如过去的无数次出征，也只有上天知道，他不仅仅只是要击败沙场上的蒙古叛军，让那些被蒙古人统治多年的子民们重新相信大明王朝的律法，更要让满朝文武和天下子民都知道他朱棣的能力，以免他软弱无能的儿子朱高炽将他苦心孤诣创建的千秋大业毁在那些尔虞我诈、城府颇深的官吏手中。

年迈的永乐皇帝绝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他必须捍卫长城以内的王



土，这里有他挚爱的紫禁城，有他的百年社稷，有他自己经营的强大帝国，最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他的一个梦想——这世上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先进的远洋船队的第七次海上远征即将启程。

战场的号角声划破苍穹，震动寰宇。朱棣紧握住他的剑——他会像一名普通的士兵那样与他的士卒并肩作战；他渴望胜利，但如果注定要灭亡，他也要光荣地倒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而不能像笼中鸟一般终老于紫禁城。

迅疾的马蹄声打乱了宣战的号角声，永乐嗔怒，这一刻属于他，究竟谁敢打破！他转身，看见他的将军跃身下马，跪在他的战马前。

“陛下，您不该待在军队的最前方，求您恩准微臣率军殊死一战！”

永乐低头，龙目圆睁，眸中燃火：“朕是天子，定能凯旋！”龙颜不怒自威，直到将军退下。

永乐皇帝环顾战场，这一刻，他唯一的憾事就是他最信赖的将军——已经六下西洋的郑和不能在这或许是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与他一同策马冲锋，洒血疆场。不过郑和不能战死沙场，他的肩上，另有永乐皇帝的重托。

朱棣微笑着拔出长剑，率军策马疾驰。既然轰轰烈烈地活过，又何须畏惧死亡？永乐将自己的命运与大明王朝的未来，全都交给了上苍。



2

现代

美国—纽约

玛拉走出会议室，摔上身后的门，声势惊人。她得让她的两个客户——塞浦路斯共和国以及马勒利博物馆明白，她的最后提案决不容有任何变更。

玛拉发出最后通牒——往桌上摔了几张可能与犯罪事件有关的照片，但是，当她沿着长廊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时，那股无畏的气势已消失无踪。她在想，她的谈判策略是否正确？那些人不接受条款内容，执意对马勒利博物馆提起诉讼的可能性有多大？不过她真的不希望双方对簿公堂，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得到保障——她早已对司法体系的公正性失却信心。

挥手示意助理佩琪离开后，她走进办公室，狠狠把门关上，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计时，以提醒自己满三十分钟后才可以回到会议室。这段时间应该能让塞浦路斯大使——塞浦路斯教会的负责人，以及马勒利博物馆馆长好好地考虑她的提议；她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下一步的筹划——要是他们选择拒绝，她该怎么办？

朱欧独特的敲门声提醒她，他来了。如果来的是其他人，玛拉肯定会大发雷霆，因为她不想被任何人看到她自信外表下深藏的忧虑。不过



朱欧除外，因为他很了解她。

这位前联邦调查局的队长挪进了房间，突出的啤酒肚从没扣上的皱巴巴的灰色西装外套里露了出来。仅从这步履蹒跚的毫无威胁性的言谈举止，一般人绝对猜不出他以前是做什么的。这也正是朱欧想要的效果：他刻意制造出这种假相，利用它哄骗那些骄傲大意的对象放松警惕，落进他设下的陷阱。

“那里边怎么样了？”他用浓浓的布鲁克林口音。

“跟你料想的一样。”玛拉回答。

“你把我们昨晚想出来的最后一招跟他们说了，对吧？”他马上就问到了重点。

“没错，你该见见他们被吓得目瞪口呆的样子。我得离开一阵子，让他们好好考虑考虑。”

“哦，他们会接受的。你以为那高级博物馆会希望被大众当成盗墓贼吗？不可能。”想到高高在上的马勒利博物馆即将因为这个官司而身败名裂，他带着几分得意笑了起来。

玛拉没有回答，顺手捋了一下新剪的短发，继续思索他们的策略。她的手指习惯性地往肩后摸去，仿佛剪掉的头发还在那里。

朱欧费力地从椅子上起身。“你没问题的，”他说着，顺手带上了门。

玛拉转过办公椅，看到窗外是美不胜收的中央公园。拍卖公司、商人、收藏家和政府官员，都希望玛拉能帮他们解决棘手的问题，但她现在不想让其他客户的档案分散她的注意力，只想全神贯注于手边的事情。博物馆通过一名艺术品中介商收购了雕像，而这名中介商目前正被塞浦路斯政府收押，塞浦路斯共和国和马勒利博物馆都希望私下解决这件十四世纪塞浦路斯雕像的所有权争议，双方达成共识：低调而有效率地进行协商，以寻求对彼此都最有利的做法。他们最终决定由玛拉·克伊纳和她这间非正统的公司从中斡旋、协助解决。

又是一阵轻柔的敲门声，玛拉以为是朱欧要给她最后一个忠告——他经常这么做。“进来，”她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玛拉，有你的电话。”

玛拉不耐烦地转过身——佩琪竟敢打扰她！“我还在思考这个案子，你知道我不能接电话！”

“对不起，但没事我不会来打扰你，”佩琪办事向来牢靠，这也是玛拉喜欢她的原因之一，“是理查·托拜西打来的。”

“理查·托拜西？”一心想着塞浦路斯案的她对这个名字毫无印象。正打算叫佩琪回说自己不在时，她却突然想起来电者是谁——一位据说深具影响力的保守派大佬级人物。

她立刻接起电话，“午安，托拜西先生，我是玛拉·克伊纳。能为您效劳吗？”

“是的，我需要你的帮助。”



3

现代

美国—纽约

理查·托拜西当然会在他乐于光顾的格调高雅的大都会俱乐部与她碰面，玛拉想，像他这种人绝不能容忍自己的脚踏进纽约任何一个品位不高的大众场所。她曾在某篇报道上读到，理查称曼哈顿是“异教徒”的城市，可以想象，他一想到有人终日生活在这种脏乱的环境中时，一定会猛打寒战。

理查邀请玛拉共进晚餐，她则回电说，只有自己等到塞浦路斯共和国和马勒利博物馆暂时同意她的提案后才能出发。出租车开到挤满游客的第五大道六十街，私人俱乐部竟然会建在这种地方，实在令人意外，而事实上，它于一八九四年落成，彼时第五大道还尽是名流豪宅，而非游客和暴发户的集散地。

玛拉下了出租车，衣冠楚楚的门童挽着她，从开放的中庭走到俱乐部门口；前台彬彬有礼地问候，在请教她的姓名以及将与她共进晚餐的对象后，帮她脱下轻便的小外套——玛拉穿了一件符合身份的传统黑色晚礼服，她深知它能凸显自己蓝绿色的双眸；而理查应该会像他在大部

分照片中出现的样子，穿着由专业裁缝量身定做的深灰色西装、白色的压花衬衫配传统条纹领带。

领班带她走进一间宽大的餐厅。头顶是垂挂在镶金边天花板上的吊饰；十二尺高的窗子上挂着天鹅绒绣帷，将外面的世界与这间餐厅隔开；华丽的大理石壁炉占据了一面墙，几乎可以任她随意进出；另一面墙上则装饰着浮雕般的大奖章，闪烁着烛火的壁上烛台随处可见。装潢如此华丽，却显得有点过时，像是刻意营造出来的，估计老板认定，完美无瑕的装潢确实能投暴发户所好。

玛拉顺着领台的示意望过去，那是餐厅中间最受欢迎的桌子，银发的理查·托拜西已经在那儿了，外表跟她设想的一模一样！

然后他起身，不足一百七十公分的身高让玛拉吓了一跳，她以为理查·托拜西会跟他的雕像一样高大。她想，他一定很喜爱这些能为他矮小的身材增添高度假相的财富与权力。

他有力的握手显示出了热情。“克伊纳小姐，很高兴你能过来。”

“托拜西先生，这是我的荣幸。”

“请坐，克伊纳小姐，叫我理查就好。”

理查·托拜西的名字勾起了玛拉儿时的一段记忆：玛拉的父亲是后来转向共和党的第一代爱尔兰移民，他支持波士顿当地提名参选的保守派候选人并参与了幕后工作。他曾提起过理查，因此玛拉把这个名字跟她父亲——从参与秘密决策会议到踏入政治、担任赞助者与次要角色的父亲联想在一起。理查操控时局的能力远胜于她的父亲，仿如国家级的操盘手。这是她从少得可怜的报道与访谈，以及她父亲的冷嘲热讽中所得来的印象。

理查示意她坐下，玛拉感觉得出他正严厉地观察她纤细修长的身体和略带雀斑的脸颊。“从你所获得的名誉来看，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

她微笑着，忍住了说他也比她想象中的要矮小的冲动，“我想我会把



这句话当成是赞美。”

她和理查花了几分钟研究菜单，享受着餐厅无微不至的服务。他们轻松地寒暄，言语之间丝毫没有提及她的父亲。这些在玛拉看来全是冗长无趣的客套话——以往她总是习惯于跳过社交辞令，直接切入主题。不过她很清楚，现在不是表露出不耐烦的时候，因为她知道，理查希望她当个顺从的晚辈。并且她工于此道：之前，她也总是这样应付自己的父亲，直到她选择拒绝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时才触怒了父亲。

玛拉等着理查切入今天会面的主题，不过她早就猜到了：据说这些富有的权贵们，都拥有足以和当世一流博物馆匹敌的艺术收藏品，所以她推测，理查可能也是不慎拿到一件有争议的艺术品，希望请她当中间人解决纠纷。毕竟，在这个隐密的圈子里，她的公司已经名声在外。“我说过我需要你的帮助。”

“是的。”她依旧低垂着眼睛，摇动手中的茶杯，猜想究竟是纳粹染污了他的雷诺瓦，还是教会指控他十六世纪的荷兰宗教三联画亵渎了上帝。玛拉一面听着壁炉上洛可可式艺术钟的滴答作响，一面等他说出类似自白的供词。

“我希望贵公司以最谨慎的态度处理此事。”

“我们一向以谨慎行事闻名。”

他点头表示同意：“非常好。我知道保密就是你们最好的宣传。”

“我们能帮您什么忙？”

理查回答时，压低了音量：“我希望我的假定不会太过唐突，那就是你已经了解我在政治方面的工作。”

“当然不会，托拜西先生——”玛拉犹豫了一下，改口叫他的名字，“理查。”就算玛拉不是从小就耳闻理查·托拜西的大名，以一般人对国内政治的粗浅认识，也会在选举新闻上读到他的名字，不然她也应该会在某些与总统合影的团体照背景中，或是议员的晚餐会上见过他的身影——

尽管他每次都绝不会站在最前面。

“你可能不清楚，我还有其他的事业。当我越来越接近蒙主恩宠时，我的良心也越来越清晰，它驱使我利用部分财产创立一个基金会，资助某些遗址的挖掘和历史研究活动，其中一个挖掘地点就在中国著名的丝绸之路。过去两天内我接到了两个紧急电话。第一个电话是负责挖掘的考古学家打来的，他告诉我，他们挖出了一张十五世纪中国明朝远洋船队将领郑和的航海图。据说这张地图是由郑和船队根据他们航行的路线所绘制的，那是当时中国人所知的整个世界——亚洲、非洲，以及部分阿拉伯世界，还有其他一些地区。如果此事属实，这张地图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即使它不够完整。”

惊讶之余，玛拉一时忘了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忍不住开口道：“这样的地图可是无价之宝！”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地图专家，于是便改口：“我只是这么猜想罢了。”

“一般人都会这么想，”他淡淡地说，“另外一个电话是他们通知我地图出土的当天晚上——也就是昨晚，在挖掘现场被偷走了。所以我想聘请你，不惜一切代价帮我找回这张地图——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并把它还给我。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但绝不能曝光。此外，我希望避开官方的巧取豪夺和干涉。”

玛拉靠回椅背。理查这种人，为什么会知道她的另一项工作？她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迅速、公正、隐密地为客户解决美术品或工艺品方面的棘手问题，但对另一些客户来说，它则是负责疏通各种法律渠道，以使他们手上盗来的收藏品合法、顺利地进入市场——活跃的艺术品赃物交易业务，每年约有六十亿美金的产值。然而这两者都只是她公司业务台面上的部分。如有必要，玛拉会将那些失窃的艺术品还给她眼中真正的主人，公司游走于灰色地带，既不站在法律这边，也不倒向罪犯那边。玛拉经常跟窃贼、赃物交易商和委托她寻找失物的收藏家们打交道。盗



窃艺术品的人会来找玛拉，因为他们知道她能帮客户避开官方的调查，同时保守秘密。她的目的不是要检举窃贼，而是为了得到可以使物归原主后的满足感，因为前一桩改变了她人生的案子“蛹之生”，已经使她对这种事感到厌倦了。

既然理查对她的工作了如指掌，玛拉也无须再扮演毕恭毕敬的角色了。如果他想雇她趟这趟浑水，那么他一定会欣赏她的抗压能力与细微的洞察力。

“我的客户自然都不希望事情曝光，您一定了解这一点，而这也是其他人与我们合作的原因。”她抬起头，理查正眯起眼睛打量她。

理查开口回答时，原本慈父般的语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直率而严峻的口吻：“很好，我们彼此了解了。”

雇佣合约要成立，她有无可妥协的条件，“我想您应该也很清楚，我只帮我相信有权拥有那些艺术品的客户工作，或是物归原主。”

“那当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你明天就出发到中国，去见那位考古学家，并立即展开调查。你办得到吗？”

“没问题。”有理查这样能够呼风唤雨的重要客户，玛拉当然有办法即刻出发。

“那么我们就说定了。”



4

1430年·初夏

中国—紫禁城

当钟声响起时，马植握毛笔的手缓了一缓。宣礼官的呼声仿佛振翅飞上皇宫金黄色屋瓦的鹰隼，绕着神龙和凤凰守护的各个屋角飞翔，穿过回廊一路延伸至值更房的红色梁柱，催促马植放下正在练习的书法，去侍奉午膳。

可是他却继续写着，一个笔画的些许瑕疵，或是稍有犹豫的枯笔，都逃不过老师锐利的双眼。如果他想被遴选为郑和将军下一次航海船队的制图师，他的书法就必须完美无瑕，而且为了恢复马家昔日的荣誉，他别无选择。

他在丝绸卷轴上压了一下笔锋，轻抖手腕，完成了一个字，接着将毛笔在砚台上蘸了蘸，左手将衣袍的袖子往后拉，放下右手腕稍事休息后，他把毛笔高举至卷轴上方，又写下一个字。在以谨慎流畅的笔触完成了“桃花春”三个字后，他急忙将文房四宝放回原位，审视了一下自己的作品，期望这次最终能得到老师的肯定，达到皇室制图师的要求标准。

午膳就快开始了。

他沿着走廊匆匆前行，完全忘记了在宫中只能用小碎步行走，也忘记了在一向熙来攘往的皇宫中，时刻有人监视他们这些臣子的行止，是否符合千年来的礼仪规范，等他意识到这一点而左顾右盼时，才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破坏规矩。

他换成小碎步，无声地前进，用最快的速度穿过迷宫似的走廊，经过一群忙碌着的工匠——他们要赶在几个月后的农历新年之前完成工作，因为那时将有外国使节参加朝贡大典。

走到半路，他突然听到有人低唤自己：“马植。”

那是马良，他的云南穆斯林兄弟与好友，也是他信任的少数几个太监之一。宫中勾心斗角的人到处都有，从老太太般无足轻重的老太监，到有谋略有手腕、拼命想在时间磨蚀下保住那一点男子气概的年轻太监。

“这么晚才来？”马良问道。

“我在练习‘桃花春’。”

“啊，那首道家诗，”马良谅解地点点头。书法、地理、航海术、绘图和天文学——这些制图师的必备功课，已成为马植入宫五年来另一种形式的礼拜。他必须把服侍主子以外的所有时间都奉献出来，因为郑和将军遴选在即。

“有其他人发现我迟到吗？”

“没有，只有我而已。”

马植松了一口气，他知道只要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从将军的考核人员中被除名。“天啊！来，我们赶快去用午膳吧！”两人加快脚步，眼睑低垂，眼睛不曾离开脚下的石板路。一如往常，两位年轻的太监利落地穿过那些看似一模一样的红门组成的迷宫，进入北安门西南边的广场，这块露天广场紧邻的是宫内高位宦官的行事机构司礼监^①，这里是负责皇

^①明代宦官机构主要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宦官二十四衙门。司礼监设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及掌司、典簿等。